

芦苇 著

黄河精英

山东友谊书社



黄河精英

山东友谊书社

1989年·济南

黄河精英

芦苇 著

*

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25印张 24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81

ISBN7—80551—252—3/I·52

定价 4.00 元

序

雷 加

(一)

某个年代，一批批华东干部沿着古代移民之路，由山东半岛各港口，越海东渡安东（今丹东），这已成为往事了。那时我正在安东工作，接待过许多老战友，也以此为荣。

使我更加感到骄傲的是第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它是从安东偷运到东北的。这仅是传说，但极为可能。因为安东当时是个既繁华又地处边远的港口。它曾经有过纺丝工人大罢工，也有过轰轰烈烈抵制日货的运动，似乎为这件事提供了佐证。

(二)

安东是我的出生地，我是道地的移民子孙。我的原籍是山东青州府广饶县。广饶一带最穷，真是叫做我不移民谁移民。我父亲是世传中医，为人极其文弱，我真想不出他当年哪来的那股闯关东的勇气。他终生再未回过故乡，这是因为他自食其力，积蓄不丰，又无法脱身。不象那些经商的人，

财东和学徒都可三年回家一次。

我对广饶那么亲，又那么陌生。我没有尝过它的炒面香，也很少得到家乡的故事传说神韵的陶冶。

(三)

半个世纪之后，我两次回到广饶。

我和广饶的联系，现在只有一位表妹了。我的舅父早年也闯关东，以卖劈柴为生，表妹在造纸厂工作，战争年代随工厂撤退到长白山。抗美援朝工厂疏散时，她又随舅父回山东老家了。

1982年我去长山列岛，顺便回到故乡，可惜时间太短，只看了广饶县城，看了离县城不远的小高刘庄，晚上就乘车离开了。总的印象是县城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的。

第二次是1987年，我去胜利油田采访。这时广饶县已属东营市了。如果说油田给广饶县带来了繁荣的远景，莫如说广饶的潜能更给自己增添了几分光荣。这一次县城给我的印象落落大方，它没有那种暴富的眩惑，却是一脉根底深厚的风度。

(四)

从胜利油田回来，我写了一篇《我属于这条大河》。正如题名所示，我的故乡广饶正在黄河入海口处。我怎么能不属于这条大河呢？它是我的骄傲。它也许还嫌贫乏，也许这块土地年纪尚轻，但它有古文物出土，又有一座宋朝古代大

殷留下来，至今尚存。

我的文章虽短，却着重写到了广饶县那不容忽视或极为珍贵的生命线索，那就是它在最早年代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。它地处边远，却有党的许多地下堡垒。在抗日战争和在解放战争中，广饶建立了许多小小的根据地，有那么多子弟参军，他们参加了有名的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；又有那么多支前民工随着大军南下。更值得骄傲的是广饶县竟保存了1920年《共产党宣言》最早的一个版本，据说上海保存的只是这个版本的第二版。这是多么幸运的巧合。一个是东北第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由安东进口，一个是广饶县保存了《共产党宣言》最早的版本。

这里既贫困又富足，既古老又年轻。它比起从未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地方，另有一番生动可爱的风貌。今天就更加不同了。最能代表广饶县的是那个大王镇。如果每个三角洲都有几个名城名镇的话，那么新兴的东营市和大王镇就该金榜列名了。

（五）

1981年至1982年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跨年度出版了一套19卷本大型报告文学丛书。正如它的总序中所说：报告文学“在今天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，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一个独立的兵种。”

最近牡丹江教育学院张春宁准备出版的《中国报告文学史》一书，他把近代报告文学的诞生又大大推前了一步。上溯到十九世纪末，晚清报告文学在孕育中，报刊上出现了鸭

片战争、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生动纪录。作者把梁启超推为中国第一位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报告文学又有了新的大发展……

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，它的最大特征是与时代同步，它与时代的声音相连。它最大限度地最直接又最快地反映社会进步的各种风貌。我在一篇《时代与作家》文章中回忆说：“那个时期，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感觉——时代的要求，那就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作家的要求。时代是一个强大的存在，也从来没有这样具体过。每个作家都感到这个要求，时代在要求一个作家为它做些什么。比方说，有一个抗战故事……或许身边还有一个什么故事，你先写哪一个？当时，一定要写那个抗战故事。这是群众的要求，时代的要求，也是作家本人的要求……因为那个时代，抗战高于一切，就象今天我们所说的祖国高于一切一样……”

时代与作家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，就象一个人是一幅油画肖像，也可以是一幅剪影。在我们感到亲切的前辈作家中，茅盾和丁玲一直走在我们前面，但他们又有所不同。茅盾不但自己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，而且写了许多“夜读笔记”。最使我们念念不忘的是他评论了那么多同时代作家，他几乎没有漏过一个与时代有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。他极为重视现实主义的传统。我以为丁玲更加身体力行。她是最早深入生活的作家，她的《水》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到了解放区，她深入前线，深入农村，既写高级将领彭德怀，也写战场的小兵。她的《跨到新的时代来》犹如一面旗帜，她在这面旗帜下一直跟着时代奋勇前进。

时代又在前进。在茅盾和丁玲后面的文学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。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。我在前面提到的大型报告文学丛书就是这支大军的总检阅。

(六)

黄河三角洲既是新生的土地，又有古老的传说。李存葆写了《大王魂》，现在又有芦苇所著的《黄河精英》报告文学集问世。作者从事文化工作多年。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，又战斗在这块土地上。谁还能比他更深刻地感受那些古老的传说？谁还能比他更多地体会时代的脉搏？在这一条报告文学长河中，他比我更好地为我们故乡增添了光彩的描绘。

1989年4月10日

目 录

一

鲁北火种.....	(1)
党的好儿子刘良才.....	(13)
不寻常的算命先生.....	(22)
掩不住的光辉.....	(27)
“四边”斗争纪实.....	(32)
坚贞不屈的朱振高.....	(41)
刘胡兰式的英雄李保真.....	(47)
“戴鬚髻”的悲剧.....	(55)

二

美丽的“信鸽”，飞吧！.....	(62)
五金协奏曲.....	(89)
结晶在闪光.....	(103)
梅香苦寒来.....	(124)
红荆赞歌.....	(138)
虎老雄心在.....	(169)
教坛真人.....	(180)
当代菩萨.....	(220)
生命的使者.....	(247)

天城女王.....	(264)
情·爱·美.....	(277)
大王旗.....	(284)
东营一枝花.....	(293)
小贝著书记.....	(302)
弧光中的青春.....	(329)
作者自述.....	(345)

鲁北火种

说起阳河崖上党的初期活动，那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是悲喜交集，感想万端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，地处阳河中游的广饶县，同全国一样，是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。1914年曾经杀死县官王文域、富有反抗精神的广饶人民，不甘心在屈辱困苦中生活，积极寻求真理，探索新的生活道路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，中共山东支部就开始秘密发展党的组织。靠近胶济铁路的益都中学（即省立第十中学），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期就和省立四师、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联合闹过学潮，到了二十年代，革命活动更为活跃。这时，广饶县南部在益都中学上学的学生，大都受到影响。其中代表人物是刘俊才（后改名刘子久，刘集村人）、李耘生（即李佃龙，西李村人，1931年任南京特委书记，1932年被捕就义）、延伯真（延集村）、张洛书（红盆村）等。他们忧国忧民，热血沸腾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1923年，刘俊才、李耘生等经济南党组织派往益都开展工作的同志介绍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（简称SY，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简称CY），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（简称CP）。

这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成为广饶农民运动的播火者和领头人。他们利用假期和探亲的机会，向乡亲父老们热情宣传革命道理，培养积极分子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。刘良才、刘英才、刘宏才是刘俊才的同族兄弟，在党的培养下，进步很快。1924年10月，刘俊才便介绍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这就是广饶县农村第一批共产党员。同年11月，刘俊才同志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常委（分管职工工作），离开家乡，奔赴济南，以后家乡的工作重担就落到了刘良才的身上。

刘良才同志，当时30多岁，中等个儿，四方脸，为人和气，未言先笑，但做事说一不二，坚定果敢。他出身于中农家庭，以种地为主，抽空也做些木工活。贫苦农民倍受欺压的悲惨生活，早就激起他对黑暗社会的痛恨。入党后，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党，决心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。

1924年年底，一个雪后初晴的晚上，刘集村的党员凑到刘良才的场园屋里，用被子遮住窗户，秘密开会，正式选举产生了刘集党支部。选举结果：刘良才任党支部书记，刘英才任组织委员，刘宏才任宣传委员。大家一致要求良才讲几句话，良才望着大伙，朴朴实实地说：“叫我说真是没啥说，咱一块学习学习这本书吧！”随即，他拿出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（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），指着书皮上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半身像，说：“这个大胡子老头叫马克思；这本书叫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。俊才临走留下这本书，叫咱好好地学，咱党支部今后就是靠它指路哩！”党员们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，感到无比新鲜，尽管一下子还弄不懂，但学得很认真。他们学习了一阵子，又研究怎样发展党组织，怎样开展群众工作，完全沉浸

在战斗的兴奋和激动之中。第一个党支部会一直开到天亮。

鲁北平原第一个党支部——刘集支部就这样在沉沉的黑夜中诞生了。从此，阳河崖上燃起了革命的火炬，世代代受苦的人们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。

刘集党支部成立以后，在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，发动群众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积极开展党的工作。他们通过走亲串友等方式，到延集、菜园、封庙、黄桥等村组织“互济会”、“长工会”（也叫“觅汉会”）、“短工会”，办“平民夜校”，散发传单，秘密发展党员。很快，各村的“平民夜校”（有的叫“夜馆”）如雨后春笋，先后纷纷开学，成了党发动群众、宣传革命道理的极好的形式。其中以刘集的夜校办得最经常、最火爆。一吃了晚饭，干了一天活的长工们、短工们，就凑到良才东院的小北屋里，兴致勃勃地听良才讲课教歌。那时念的书叫《平民千字课》，还补充《新文选》和《红旗报》上的文章。别看良才文化不高，讲起来却通俗易懂，都很爱听。他针对当时农民普遍存在的“听天由命”、“安分守己”等思想，反复讲解“什么叫剥削”、“谁养活谁”的道理。有时还介绍一些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生活等情况，说得人们心里热乎乎的，从走投无路感到有了盼头。

记得《新文选》上有一篇是这样说的：我们吃的粮食，不是当官的种的，不是财主种的，是咱农民种的；我们穿的布，不是当官的织的，不是财主织的，是咱农民织的；我们住的房子，不是当官的造的，不是财主造的，是咱工人造的。工人、农民是衣、食、住的创造者，为什么反而没有粮食吃、没有衣服穿、没有房子住呢？……

在夜校除了识字明理，还学唱歌。良才教的《劳工歌》，至今一些老人还记得那歌词：

“工农劳苦真可叹，
出尽了血和汗，
一天做到晚，
腰痛胳膊酸。
当牛又做马，
换不来两毛钱……
昨天缴了车马费，
今日又要烟种钱。
饥难挨，饿难担，
生活真凄惨！
打倒土豪劣绅，
夺取我政权；
实行男女平等，
共享幸福生活，
自由乐安然。”

这些新名词，庄户话，句句说到穷人的心里。一天一天的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，鼓起了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。

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新形势，1927年，中共广饶县特别支部成立，由刘良才同志任书记。刘集、延集、耿集、菜园、黄桥等村，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员小组，全县党员发展到八十多人。到了秋天，为了解决贫雇农的实际生活困难，县委首先通过“长工会”、“短工会”，开展了“增资”活动。

刘集的“长工会”会头是刘万众和刘仁信，他们都给地

主 谢清玉家扛活。这谢清玉谷糠里榨油，吃肉不吐骨头，对穷人百般刻薄，一毛不拔。长工们对他早就恨之入骨，从黑夜校听了课，都决心和他斗一斗。他们在水车斗子上钻上眼儿，水车紧转悠就是不上水；他们锄地，只锄地头，锄到里头就睡大觉；他们吃了饭，就把剩下的干粮全埋到地里……谢清玉有些察觉，这天就借送饭来摸底。他到地里一看，长工们早就歇着了。他发了一阵火，赌气把饭倒到湾里，破口大骂：“养着你们的人，没养着你们的心！”这时，刘万众迎上前去，把腰一抻，理直气壮地质问：“到底谁养活谁？不是我们牛劲把力地耕耩锄耙，粮食能自己长出来？你喝西北风活？……”谢清玉蛮不讲理，想玩硬的：“不管咋说，不干活不管饭，到年底咱扣工钱！”“你敢？……”

到了晚上，刘万众、刘仁信组织了附近村庄的120多名长工，“呼啦”闯了谢家一天井，一齐找他辩理。那谢清玉态度蛮横，嘴里不干不净。人们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，一声吆喝，把他架起来，就要往大栏里拽。吓得谢清玉尿到裤里，和他老婆给长工们连连磕头，直到答应增资才饶了他。

“短工会”主要是到麦秋两季，串通一气提高工资。比如，往年工资是每天八百到一吊；成立短工会后，平时提到一吊五，大忙季节增到两吊或三吊。黄桥短工市比较大，在东北街头上，有两条官道，一条通益都，一条通临淄，每天上市的短工有好几百人。周围的短工市价都看这里。党员们在里边鼓动：“少了一吊五，我们不下市！”“谁下不了市，上我家吃饭。咱一天不干不要紧，财主们一天不收割，他就不敢撑！”的确是这样，来到“麦熟一晌”的节骨眼

上，短工们一齐心，不怕财主不提资！

这年通过夜校活动和增资斗争，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又加上长工的年工资都由原来的30块银元，增加到40—50块银元。这年的阴历年过得格外欢腾热闹。正月十五那天，在刘集村场园里，用两扇大车门扎了个台子，召开了个群众大会。到会的贫苦农民，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觉着腰杆子硬了，说话也粗了；男青年们摹仿在外读书的学生打扮，剪掉那拖在脑后、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，上身大襟棉袄换成了对襟小袄；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，则打着上绣镰刀斧头的红旗，扛着红缨枪，一边挺着胸脯走，一边高唱那《童子团歌》。刘良才主持大会，领着大伙又唱《国际歌》，又喊口号，情绪十分高涨。

1928年初，益都地委遭到严重破坏。省委不得不宣布益都党团组织撤销，把活动中心移至广、益边界一带。广饶县委驻地 and 活动中心刘集村，就在益都城北，相距还不到50华里。这时，广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20余名，也大都分布在广、益边境和阳河两岸的村庄。这样，广饶县委便责无旁贷地挑起重担，利用新旧军阀互相混战和日寇侵占济南、国民党反动派还一时无力“围剿”的时机，积极宣传群众，争取群众，大力开展反对土豪劣绅、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运动，并取得很大的胜利。

这年秋天，兵荒加上灾荒，地主的残酷剥削加上官府的苛捐杂税，农民生活极端困难。坡里的高粱谷子熟了，地主将要收割入仓、囤积居奇了，可是地无一垄的贫雇农怎样度日呢？

这时，广饶县委刚刚改组，县委书记是耿贞元同志。耿

贞元，原名之贱，广饶县黄桥人。长得瘦瘦的，小矮个，蓄着络腮胡子，双眼皮不住地眨动，显得特别机敏。自幼学过中医眼科，又会算命测字，经常挎着一个拜匣，手敲竹板，云游四方。凭着他那平易近人爱说爱笑的特点，再加那“有求必应”、“应验如神”的“六爻八卦”，深受群众喜爱，大家都尊敬地称他“耿先生”。他利用测字算卦作掩护，为党做了大量的联络情报工作。他曾写了一首诗，充分表达了他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坚强的革命信念：

鲸吞蚕食无停休，
豺狼当道更堪忧；
狂风扫尽千里雾，
旭日东升照九州。

为了进一步争取群众，扩大党的影响，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以刘集党支部为中心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开展“吃坡”活动。这样，既解救了农民生活的燃眉之急，又巩固壮大了农民团体，积聚了革命力量。那么，先“吃”哪一家？怎样打好头一仗？经过分析研究，决定先“吃”刘集地主刘林蛟的谷子。首先，组织了十几个村庄的二百多名贫苦农民，瞅准一个晚上，扑到刘林蛟的地里，不到两个时辰，“吃”掉了他的三十亩谷子。接着，各村纷纷响应，“吃坡”活动在阳河两岸开展起来了。党领导下的农民，不光到坡里“吃掉”地主的高粱、谷子、豆子和麦子，还常常烧掉他们的谷草堆、麦秸垛和秫秸攒。站到阳河崖上，常常可以看到那种财主心惊、穷人叫好的熊熊烈火！

自从大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以来，不断增捐加税，横征暴敛，逼得农民走投无路。当时群众流传说：“张宗昌，坐